

劍英圖書館惠存

李國器  
敬贈

壬辰年立夏

繡子先生集

陳洵



繡子亭先生遺像

雲濤五丈駕摹 丙戌端月前一日後學李研山



鄉音  
鉢  
清  
詞  
夸  
戲  
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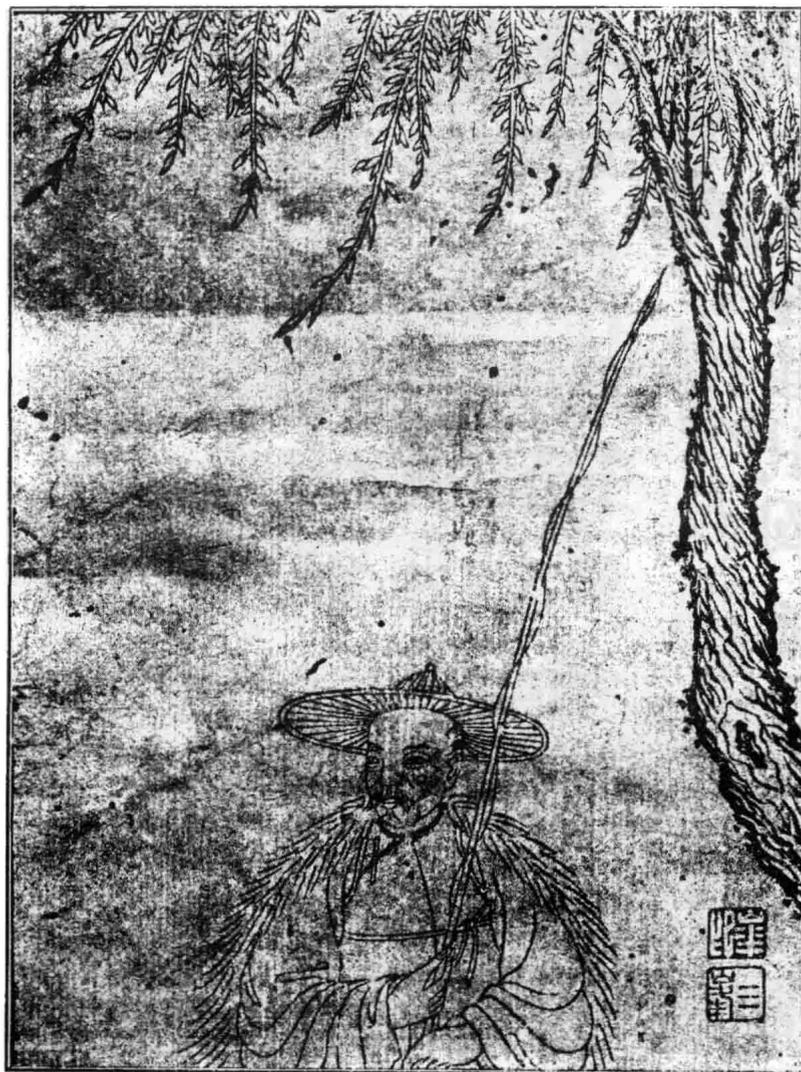
三章  
臨  
四  
兄  
正  
正

捶  
棧  
高  
格  
做  
來  
窩

李  
誦  
平

繡子先生集

像



陽山谿畔惠州江記釣摺  
 兩垂掣鯨千里歷載七百  
 誰歎纒軌珠水停帆珊瑚洲  
 投餌翻潮白風迴海紫  
 皎而驟舌爾酌亦有舌爾

奉題

繡子先生垂釣圖  
 番禺門人梁信芳



柳毳、波洄、日具、孫  
論老而不費、寧意一  
竿、山青、水碧、亦其  
人殆、駭鯨之倫、酌龍之  
客奉題

繡子先生小影

東莞張瑞臨



繡子先生集

陳洵



重刻繡子先生集序

先從曾王父繡子公詩集

依禮服例四總麻之限稱族故爾雅曰父之從祖之父為族曾王父

然郝懿行爾雅義疏則云族曾王父母即已之從曾祖父母也案喪服爾雅之族昆弟賈子六術篇作從曾祖昆弟是則

以從易族古亦有其例也剖劓至今已越百載道光丙戌至今百有八年中更喪亂版

佚久矣宗族交遊屢謀重刻而皆未果歲癸酉邂逅從子秋

谷言先公伯修先生嘗銳意刻之而全集不可得積年假鈔

遠及潮郡金山中學繕校方畢遽齋志以沒因出鈔本相示

雲儔奉之而歎曰公與先曾王父友于篤愛讀書東邨草堂

有眉山二蘇新城四王之風

集中送元甫之潮州詩隱借求點知何似住共機雲定不如春

日懷東邨草堂寄元甫和甫詩一生奇事兼韻事對牀早與諸昆期雪憶諸弟詩諸弟夜來思共被定憐孤客臥天涯公

友于之篤於此具見焉感念舊德如在目前勤求公集已十餘稔今遇

於此殆天也假歸盥手誦讀亟命大兒開榮授諸梓人已成  
序之曰公詩情以爲根文以爲華禮義以爲實宮商以爲節  
前英之評誠是也然吾反復公集而得海運詩曰於戲嘉慶  
中至計籌海運纖兒憚艱鉅風波塞清問唱聲主會通故道  
循泗汶一語牢莫破千言散誰攬苦思前歲冬異漲決淮圻  
連雲畚鍤集手足嗟瘵鞞黃流浩奔衝平地涌魁瀆飛沫捲  
林木餘波急檐檣是時南糧來候風占月暈邇猶隔邳宿遐  
豈臻克鄆誠知沿沂艱不在囊橐幘一歌丁都護淚落不可  
拭至尊宵旰勞惻怛思往訓地形規今古天斷仗明斤瀛滄  
禹蹟存綱舉條未紊緬維碣石右最與逆河近雲帆馳天墟  
塵淨波不溢先驅役馮夷後屬奔伍員天吳挾水怪惕息屏

非隱功資神靈扶事倍牽挽奮我初發狂瞽亦祇循職分

謹案

公至日詩自注嘉慶十四年海運議興會上膠萊轉運之策所謂我初發狂瞽者此也所懷終得申自

賀傾美醞方今歲其有穀熟連州郡幽燕黍未登吳越稻先

粉重洋獲利濟百爾當恪愆朱張彼何人無使專令聞則公

實具經國之才遠猷辰告而不能從反以漕事被陷後二十

年終用公策不亦冤哉梁信芳

番禺人字薌甫嘉慶戊辰舉人公門生也

贊公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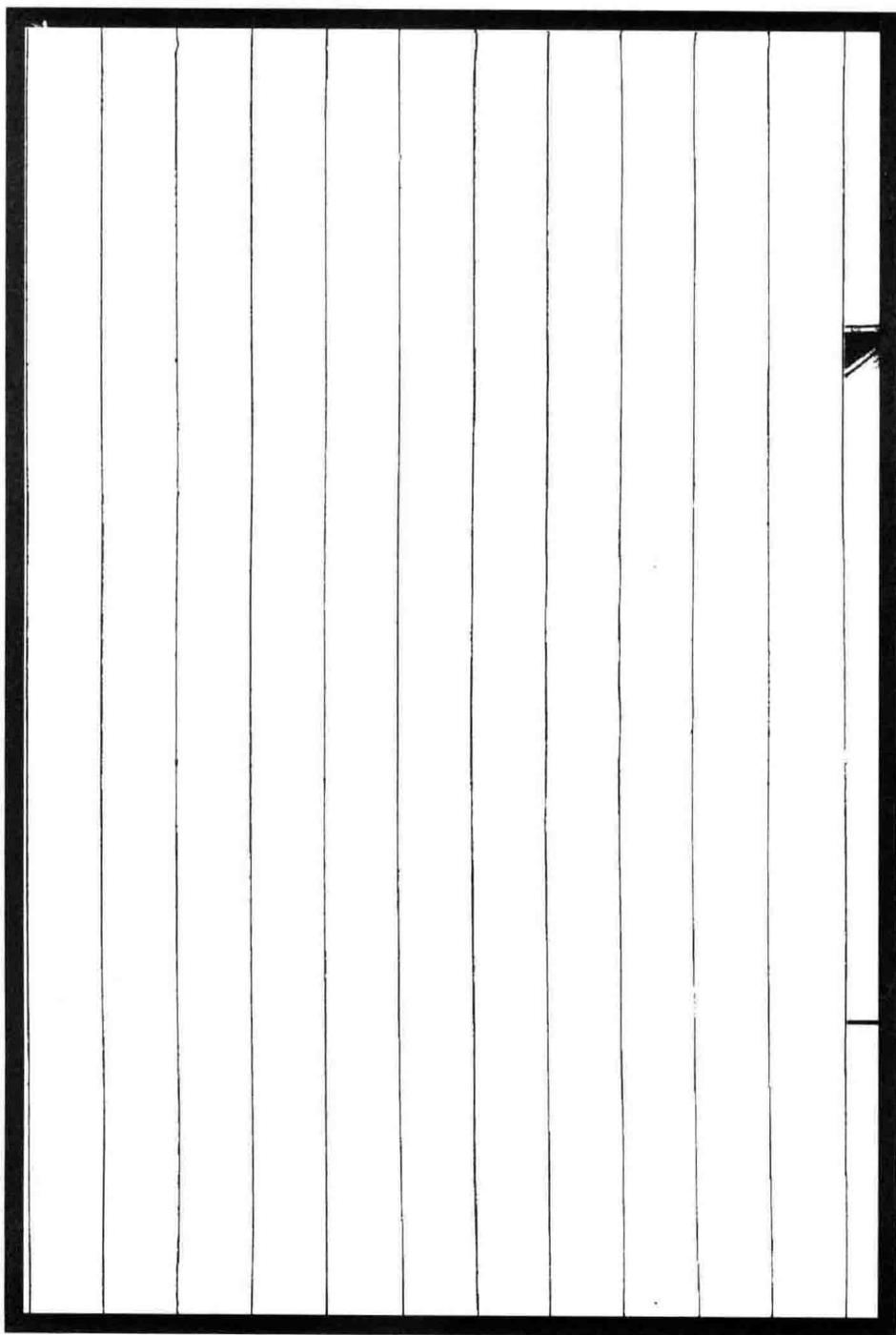
韓蘇張璐贊公爲謫仙三賢之遭際與公如出一轍擬人以

倫斯之謂已集原三分曰著花庵集曰吳門集曰南歸集今

合爲一編冠以繡子先生集之大名而分注小名於每卷之

下世之君子讀公詩者庶幾鑒其志焉中華民國二十有三

年春月從曾孫雲儔謹序



序

樂之有南解之者曰南任也蓋任樂也或曰雅樂之名南者  
文明之區其音與中和應也予觀軒律採諸禺竹舜樂張自  
韶石其地皆在五嶺之南南人誠善爲雅樂者夫樂卽詩也  
三百篇皆可絃而歌是以南風雅頌並稱然而風雅頌傳而  
南不傳何與古昔盛時適人有木鐸之刼太史有韜軒之陳  
故雖僻遠如南其詩皆得頒諸樂官以時存肄及周衰而殘  
缺失次孔子刪詩錄汝墳漢廣以其爲鄉黨邦國天下之所  
用且以志化之及南其餘得之楚地者方以其僭而削之其  
何有于楚之南如吾粵者與漢興以來南裔漸闢至唐張曲  
江公出實有以追正始之音流風未微積而發于勝國維時

天下之詩派有三河朔爲一派江左爲一派嶺南詩自爲一派蓋其才力排鼻聲調高張足以起衰式靡彬彬乎其盛也而世之論者又或以粗厲猛起少之則詩樂分而南音之亡久矣

聖代右文遠邁前古風教所暨極于幽遐生文明之區仰中和之建著述之士竦起雲集然則心聲所發含宮嚼羽期與象劑胥鼓相應南樂之復在此時也予蓋未之逮也是集本曰志南著花庵者明結習之未盡也猶初志也

嘉慶十有二年青龍丁卯七月旣望程鄉著花居士書於廣

州越華講院

序

嘉慶十二年予在廣州刻著花庵集僅二十年而板已漫漶  
兒輩請重刻之因發篋出近詩編次分戊辰以後至庚辰爲  
吳門集得八卷庚辰六月後至今丙戌爲南歸集得四卷并  
付梓人古之爲詩者皆期于不朽而往往不必盡傳傳矣又  
不必其盡工故自漢唐迄北宋大家名家論者無異詞而自  
宋南渡至于今日作者衆多其詩卽有不能盡愜人意者矣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予敢謂覽是集者必不與宋南渡  
後例觀哉已用力于此聊復存之工拙可勿計耳道光丙戌  
十月上旬著華居士書于東莞寶安講院之雙桐軒

--	--	--	--	--	--	--	--	--	--	--	--	--

序

學者多言詩隨時代爲升降綜其實不然三百篇後五言聿興建安黃初風骨適上及六朝而萎薈甚矣而淵明集高古沖淡與漢魏不異也七言古詩源于柏梁至唐李杜而極盛中晚五季又以陵夷迨蘇子瞻出屈潢連滄體格雄偉與李杜不異也如二公者豈復可以時代論哉先生以庶常出宰江表僅三年而罍議又十年而歸客廣州筆耕自給暇輯所著吳門集見示曰子眎吾近詩境地差進否于古大家有萬一近似否盍爲我決之先生蓋意在復古而未敢自信也竊維宋南渡以降風氣愈卑幾如江河之日下明人有復古之稱而貌合神離去之愈遠

國初新城尙書崛起山左談詩者翕然宗之百餘年來毀譽各半平心而論鑑湖一曲庶幾放翁遺山新城之自評如是焉爾先生詩兼總衆有不名一長大率興寄深微而未嘗稍鄰于僻澁魄力雄大而未嘗稍涉于囂張任舉一篇皆與其性情聲氣而傳之楮墨之上故能翹然特出不爲風氣之所局以較淵明之在晉子瞻之在宋一而已矣卽謂復古自先生始焉可也道光丙戌十有二月望後順德宗門人清華拜

撰